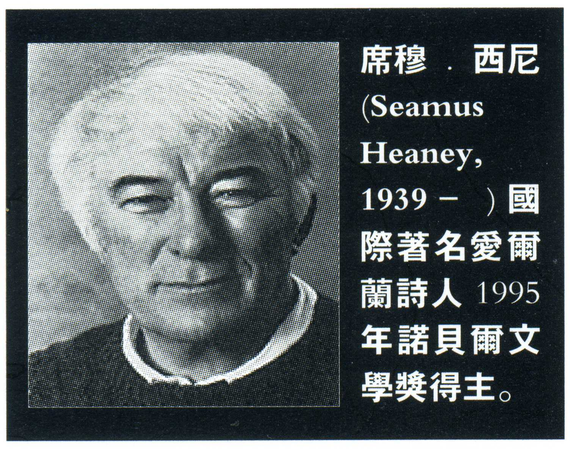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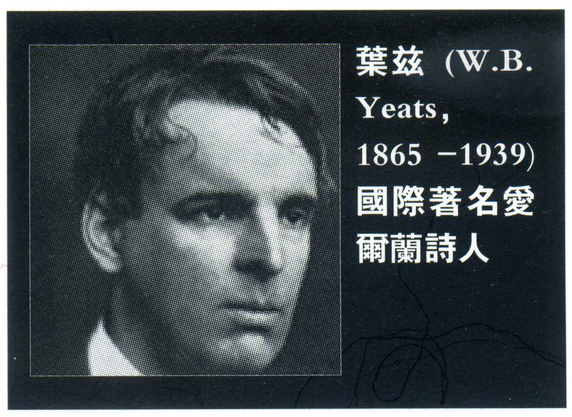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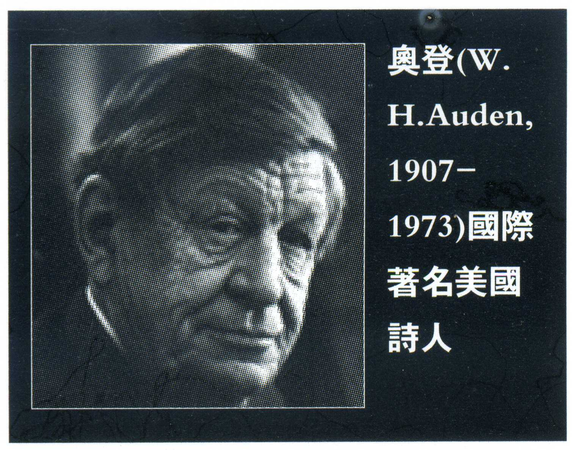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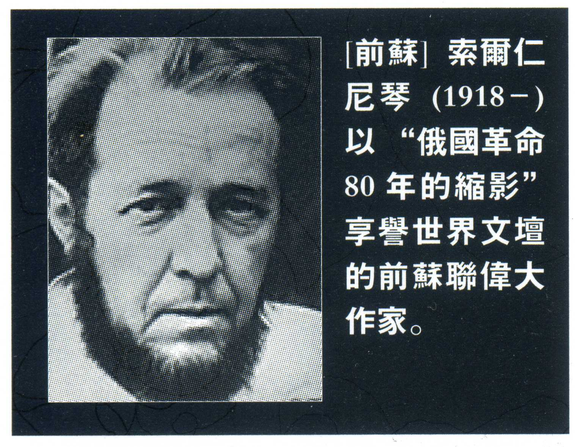

席穆·西尼(Seamus Heaney, 1939－)國際著名愛爾蘭詩人1995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葉兹(W.B. Yeats, 1865－1939)國際著名愛爾蘭詩人


奧登(W.H.Auden, 1907－1973)國際著名美國詩人

[前蘇]鮑裏斯帕思捷爾納克(Boris Pasternak, 1890－1960) 1958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前蘇] 索爾仁尼琴(1918－)以"俄國革命80年的縮影"享譽世界文壇的前蘇聯偉大作家。

金絲伯格(Alien Ginsberg, 1926－1996)國際著名美國詩人

都不存在,因此,任何人寫一點酸腐的句子,就覺得自己是天下第一愛情詩人!比如說,中國過去的、甚至東歐的那些所謂詩不同政見的詩人的作品,曼得桑,或者說帕斯捷爾納克,或者說是索爾仁尼琴和布洛斯基這樣的作品,對他們的作品的不了解或者說無知,來以爲我們寫下了一些憤怒的、反抗的句子,就是天下第一,就是唯一的英雄,就是反抗這種專制政權。不是這個,而是這種!專制,不衹是政權,而是這種專制思維的這個唯一的英雄。以這樣一種我自己認爲其實是某種意義上把自己放到零下的那樣一個狀態,然後去爲終于站在了零這個位置上,而獲得一種滿足感。可是,到底這樣一個標準,比如說:就算,你已經有了獨立思考,就算,你已經有了真誠的寫作,就算你已經擁有了這些,那麽,到底你是什麽樣的詩人?到底你寫出了什麽樣的文學作品?是不是就已經解決了問題?我認爲,還根本没有解決問題。你站在了零上,并不意味着你能走出多遠。你所擁有的是一個作家,甚至--普通到一個人的--那個起點。但是,你是個什麽樣的作家?你是個什麽樣的詩人?對不起,那還是,還没有開始呢--。所以,對我來說,我覺得,話說回來,這個你不得不把詩放回到古往今來不變的位置上去,你不得不和那些個已經存在的偉大的作品相比較,而且是各個層面上的比較,從内涵也好,從思想深度也好。反過來,還必須把這個東西建立在形式上,建立在語言的探索上,建立在語言本身你的那個寫作的重要性上。也就是說,最後一個作品放到我的面前的時候,我會首先把它的歷史社會背景忘記,衹看它的詩的形式和它的這個形式呈現出的内涵之間有没有一種所謂的必要性,有没有一種獨一無二的體現出來的東西,一種美感,和深度。有,那是好的作品。如果是前所未有的那種必要性,那麽,它是不僅好的,而且重要的作品。但是,如果我所看到的東西,其實在作品裏并没有那麽好,那麽重要,有的衹是外在的社會背景和歷史背景,附加給這首詩的東西,那對不起,我衹能說,我衹能把它當作一個歷史文件來看。不能當作一個文學作品來看。也許它在描述這個歷史階段的時候有一種文件的作用。但是,没有文學的意義。所以,詩在這個地方對我來說,是非常簡單的。也在這個意義上,我不得不强調,它回到某種專業性上。中國文學太長的時間裏,停留在那種非常的非專業的,用政治和社會批評代替文學討論的層次上。在這方面,唯一有害的是文學本身,唯一站不住脚的是中國詩人。而我們在這方面的損失已經太多了。

六 詩歌的社會感和預言

川:關于詩歌的社會責任感問題,我想,不言自明,我們這一批出生于五十年代的人,多少還有一些社會責任感。象八十年代初我認識的詩人傅天琳、歐陽江河、柏樺、翟永明、張棗、鐘鳴等,還有後來的"非非"派的何小竹、周佑倫等人。到了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一批,似乎要淡薄一些了。可以理解的是,文革對他們産生的一些負面的影響。我不喜歡一些道貌岸然的人去过分指責當今的一些年輕的作家。當然,這又得回過頭來談詩歌的社會責任感問題。你今年八月在多維網上發表的那一篇 楊念噩夢靈感 、還有貝嶺在《世界日報》上和愛爾蘭詩人希尼的對談録,其中,都談到了社會責任感的問題。十分巧合的事情是,就在上個月九月九日晚上,我在多倫多的龍城酒樓和加拿大華人攝影家協會主席道良慧,還有你見到的這兒的加拿大華漢網站的負責人何敏博士等人在一塊吃飯時,我在飯桌上即興念了我的長詩《去加拿大》的序詩《小鳥和上帝的對話》,其中一段就是 一衹鳥兒驚駭地飛走/從它的世代栖息的森林/它驚駭地/飛走/它飛到了美國和加拿大交界的邊境綫上/小鳥兒問上帝/小鳥兒問上帝/ 上帝呀,我應該飛向哪裏?"// 你飛到加拿大"// 我爲什麽不可以飛到美國?"// 那裏有更多穿衣的動物手裏有槍。"// 加拿大没有嗎? / 没有。"// 爲什麽没有? / 因爲加拿大那裏都是一些從另外的城邦裏來的失意的人。 我當時就從我的詩歌裏無意識地直接地告訴了他們我的感覺,那就是,美國不安全!結果,兩天不到,就發生了 9.11 慘案 !這事讓他們大爲驚訝。當然,毫無疑問,我肯定是十分同情那些 9.11 事件的無辜死難者的。然而,美國本身的問題也太復雜。一方面,國際上,美國在世界上插手的事情太多,難免不得罪一些走極端的國家和犯罪的恐怖分子。插手未免不是好事,就象你當街看見有人在作惡,誰也不管行嗎?但是,事事都管,麻煩就來了。另一方面,美國國内的槍支管理也太泛濫。我不理解的是,美國的三

"9.11"事件現場圖片